



## 视界

文学和影视分工清晰又彼此依存

每有文学改编的热门影视作品出现,都伴随着一波文学与影视关系的讨论和争议,尽管文学的影视改编质量参差不齐,但无论如何,文学改编影视的热潮持续不断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近年来由文学作品改编的影视作品有增无减,如电视剧《装台》《人世间》《繁花》《三体》,电影《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流浪地球2》《涉过愤怒的海》《河边的错误》,以及网络文学作品改编的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庆余年》系列、《隐秘的角落》《风起洛阳》《风起陇西》《梦华录》等,这些作品在收获较高口碑和收视票房成绩的同时也不断引发文学改编影视问题的思考。

今年年初,改编自金宇澄同名小说的电视剧《繁花》在收视层面获得成功。成功的根本原因是金宇澄的小说质量过硬?是王家卫导演的光环耀眼?还是一众演员的表演精彩?可能都有,但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其满足了短视频时代大众的观看习惯和情绪价值,文学作品在此似乎仅仅是影视创作的一个进入契机而已。但电视剧《人世间》的成功恰恰在于其承袭了梁晓声同名原著扎实的现实主义精神,并在电视剧中将其进行了更加“温情化”的处理,文学的价值在此剧中得以彰显而且清晰。近日热播的《我的阿勒泰》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一部由散文改编的电视剧。散文这种文体由于其故事性较弱,一般认为并不适合于影视改编。然而,电视剧《我的阿勒泰》却打破了这一传统惯例,为当下文学与影视的创作及传播引入了新的艺术路径和精神向度。

在电影方面,电影《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的成功,除了其影片制作质量优良之外,编者对《封神演义》这部古典通俗小说进行的文学细化与升级更是功不可没。电影《流浪地球2》改编自同名科幻小说,这部电影在商业上的成功本质上是中国电影工业美学的进步,其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性在电影中并没有很显著的体现。

相比之下,网络文学的影视改编争议要小得多。与传统严肃文学的改编不同,网络文学的改编比传统严肃文学的改编更早地实现了“产业成熟”。文学与影视在网络文学的影视

## 文学与影视的双向滋养

□ 赵勇



电视剧《我的阿勒泰》剧照

改编中形成了“美学共同体”的同构关系,这种关系始于产业利益,在当下毫无疑问地成了影视改编的主流。无论是古装类的《琅琊榜》《庆余年》《长安十二时辰》,还是现实主义的《隐秘的角落》《白夜追凶》《无证之罪》等的成功都说明了在当下时代,文学与影视的关系在网络文学改编中已经进入了难分彼此的阶段,文学提供的是扎实精彩的故事,影视需要做好则是对故事的精准呈现和影像上的优良制作,文学和影视两者分工清晰但又彼此依存。

契合时代的表达方式是成功的关键

在早期影视的艺术本体地位尚未成熟之时,影视利用文学的先发优势获取“母本”资源似乎容易理解,但是在当下,从艺术本体到产业市场化都相对成熟的情况下,影视仍然如此青睐于对文学的改编,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一种积极的观点认为,文学的影视化乃至短视频化是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作为文学创作者就应该顺应这种历史潮流,按照影视化的思路进行创作,从而拓展文学的边界,让文学跟上时代的步伐。另一种保守的观点则认为,文学和影视本质上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应该各自坚持自己的艺术主张,不应该为了彼此适应而相互让步。

在这两种观点之下,产生了对于文学影视改编截然不同的两种评判标准。一种标准是文学改编的影视作品应该以原著的形式和内容为基础遵

循,不得轻易改造。另一种则认为文学原著只是影视作品的一个创作资源,可以随意利用和改造。以上两类观点和评判标准如果站在文学或是影视某一个学科专业的角度,或者某种文化立场上看的话,其实都有一定合理性,但是在更广阔的视野来看,似乎又都有种“单向度”式的武断,都不能完美地解释文学改编影视实践中的诸多现象。比如当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被改编成一部很糟糕的影视作品时,我们可能会认为是改编者没有把握好原著的精神,那么当一部二流甚至三流的文学作品被改编成一部优秀的影视作品时,这种解释就会失效。再比如,一部亦步亦趋地“转译”文学原著的影视作品很可能口碑并不高,而一部将名著改编得“面目全非”的作品也有可能被历史证明是佳作甚至经典。因此,没必要纠结于文学与影视孰高孰低,也不必执着于改编作品对原著的“忠实度”,而是有必要寻找一种更加合理的认识角度,这种认识应该基于文学和影视的共同发展进步,以及在主流价值、艺术价值和大众需要之间的一个共同认识。

首先可以确认的是,文学尤其是那些经典文学作品,它们被影视化之后毫无疑问地扩大了影响力,这对于文学经典的传播肯定有巨大的意义。其次,好的影视改编也有助于受众更好地理解文学经典。再次,对于当代的文学作品,影视改编是其获得大众接受、认可、称赞的有效路径,在此基础上这些文学作品的“经典化”筛选才得以成为可能。比如金庸的小说作为通俗文学在被影视化改编之前其读者已然不少,但更多的受众也是通过影视改编才认识了金庸的作品,影视中那些具象化的作品人物形象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让受众失去了阅读原著时的多元化想象,但却在现实层面获得了更多受众的了解和支持。也正是大众的广泛认可,才让主流文学界开始认真审视金庸小说的文学意义和文化价值。可以说,金庸小说能够被主流文学界接纳以及不断被推崇,很大程度上就是依靠影视改编。

在当下,人们接受信息和娱乐消费的方式已经发生了深刻的改变,就连影视作品的观看都变成了“倍速”模式。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可以理解电视剧《繁花》的成功原因。小说《繁花》曾获茅盾文学奖,因此其文学性有很大保障,而导演王家卫在电影界成名多年,拥趸无数、光环耀眼、风格鲜明。播出平台方面,央视视频频道和腾讯视频又分别代表了主流媒体和民间资本的双重加持。因此《繁花》的改编可谓“多强”联手,势不可挡。然而,笔者认为王家卫在剧中坚持了他一贯的语言和画面风格,虽然这种风格在电影中并不突兀,但在一部长篇电视连续剧中,这样的风格会让习惯传统电视剧风格的观众感到不适,画风昏暗、语言去日常化、故事线索凌乱、情绪过度,这些问题中

的任何一个都可能会让人在观看几集后选择“弃剧”。优秀的文学原著、大牌导演、重量级平台的加持是一部影视作品的必要条件,但绝不是充分条件,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夜宴》的口碑失利早已证明了这一点。然而电视剧《繁花》却意外地火了,金宇澄的小说《繁花》也因此再度成为热门作品。这部电视剧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无意间契合了短视频式碎片化节奏:突然的情绪推送、连续的金句片段,以及一幅幅让人忍不住凝视的唯美画面。当人们刷短视频时《繁花》的“流量”价值便立时凸显。不论文学还是影视,能否将自己融入时代的表达方式,正是一部作品成功的关键密钥。抓住了时代的表达方式,也就踩准了时代情绪共振的频率。

文学的影视化改编是“超文化”的表征

文学的影视改编中有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就是文学的影视改编究竟是拓展了文学的边界,还是消解了文学的边界?这一问题的逻辑起点在于:文学是有边界的。文学的边界虽然会发生变化,但在传统的文学理论看来,这种变化虽然在历史上会有漫长而持续的演变,但是在相对较长的时间内还是应该保持一种稳定和清晰的状态。这一问题的消极指向在于文学的影视化改编能够让文学走出固有的文字符号王国,以更丰富、更立体、更多姿的形象面向受众、面向时代,从而加强文学和时代、生活的关系。这一问题的消极指向在于过度的影视化改编让文学和影视的生产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革,文学被迫进行“美学让渡”,文学的边界逐渐被消解。对于任何一部文学作品,在实践层面并不存在“能不能”改编的理论问题,只存在“该不该”改编以及怎样改编的技术性问题,也就是说,文学的改编从一个艺术讨论范畴进入到一个文化学以及产业经济学范畴。

实践层面的这种文学影视化改编,自然也引发了另一个问题,就是文学与影视作品似乎不断“同质化”,且不谈那些网络文学IP的产业化创作,传统严肃文学领域的影视化创作倾向其实也早已存在,为影视改编而创作成了很多作家的选择。那么,文学是否会在这种潮流中“迷失”自我?其实,当下文学的这种发展趋势或者说倾向正好代表了当今文化整体的趋势和特点,今天的文化本质上就是一种“结构性缠结”的文化,单一的“有机同构体”早已不复存在,边界、限制、链接统统被去除后形成了一种“超文化”,这种“超文化”不是由清晰的边界划定范围,而是由“链接”和“联网”组成。在这个意义上,文学的影视化改编热潮只是这种“超文化”的表征之一。

对于具体的文学和影视两类艺术形式而言,它们在当下时代的发展与进步,是两个主体间的共在,是自我主体与对象主体间的交往和对话。当下时代所有的文化内容可以说被纳入了“超文化”的范畴,所以问题不在于文学如何对待影视甚至短视频的影响,也不在于影视如何对待文学的问题,而是它们在被纳入这个时代“超文化”大网的一个链接和节点之时如何保持主体间的“共在”问题。这种“共在”是强调文学与影视二者之间彼此相关、相互依存,但又各自独立、各领风骚。因此,重要的并不是一部文学作品被改编为影视后和文学原著有没有关系,而是双方有没有在此过程中获得真正双向滋养。

(作者系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戏剧影视文学系主任)

## 从家庭视角书写创业史

□ 徐健

电视剧《乘风踏浪》讲述了彭锦西夫妇改革开放东风艰苦创业的故事。该剧的整体创作类型是年代剧,但没有像常规年代叙事那样着重描摹大开大合的时代风浪和命运起伏,而是突出烟火日子里普通人的坚定不移和勇往直前。它有着创业剧的外壳,但没有套用既有的创业模式,而是把时代与社会变迁浓缩在几个家庭中,展现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这一重大历史进程给普通人生活、情感、观念等带来的激荡与改变。

故事从1978年夏末的一个凌晨讲起——天还未亮,彭锦西就带着两个兄弟出门卖干豆腐。此时,一束车灯发出的亮光划破了凌晨的黑暗,照亮了他们前行的路。象征性的场面,拉开了这部表现平凡人在大时代激流勇进的作品序幕。全剧的叙事结束于兴城古城墙上彭锦西一家三口的温馨场面和彭家的大团聚,让横跨十余年的创业故事最终落在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上。

《乘风踏浪》从家庭视角书写创业,以创业的过程展现改革开放进程对于普通家庭的意义,在家庭伦理叙事与创业叙事的结合上进行了创新的尝试。从彭锦西决定迈出第一步,成为兴城第一个从事个体经济的人,到成为第一个万元户,跻身当地有名的泳装厂负责人,成为泳装行业的领头羊,再到一个民族品牌的创立者……他事业发展的每一个环节、每一次转型都与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和情感以及生活化的场景有着密切的关联。此外,创业过程中从原材料、资金、厂房、劳动力到产、供、销的各个细环节,也作为情节上一个个重要支撑节点,牵连着儿女情长、家长里短、人情冷暖。特别是剧中不断出现的新问题,不断产生的新阻力,不断牵扯出的新矛盾,最终都落在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层面。这就让一部有着创业情节框架的作品,融进了中国式的家庭和普通人情感生活。

家庭叙事之外,《乘风踏浪》还是一部带有浓郁喜剧风格的作品,其基础建立在地域特色鲜明的语言运用与扑面而来的生活场景上。剧中不少喜剧场面自家庭发生,来自家庭内部成员、家庭成员与熟人之间的斗气、斗嘴,但情境和矛盾的设计比较巧妙,不是纯粹地制造笑料,而是让观众在“会心的笑”里,从生活化的小摩擦、小误会、小和解中,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真情流露。



电视剧《乘风踏浪》剧照



电视剧《庆余年》第二季海报

## 看台

## 《玫瑰的故事》绽放荧屏

□ 邱伟

电视剧《玫瑰的故事》近日在央视电视剧频道播出,刘亦菲、佟大为、彭冠英在剧中出演的人物各具看点。

《玫瑰的故事》改编自作家亦舒的同名小说。电视剧对原著进行了新颖的改编。

剧中,出生于书香世家的黄亦玫一路在呵护中长大,从小便展现出艺术天赋。初入职场,黄亦玫凭借自己的热情与应变能力,不仅受到重用,也与合作伙伴庄国栋相识相爱。随着剧情的发展,剧中用“双视角”呈现女主角黄亦玫与庄国栋互相暗恋与试探表

达,展现出丰富的情感层次。

这几年,《我的前半生》《流金岁月》等亦舒作品频频被搬上荧屏,与原著不同的是,改编者们会赋予作品更具时代感的视角。《我的前半生》契合了时代风潮,主角罗子君从一个家庭主妇,到历经风雨后,“推开”象征着情感依恋、事业生活依赖的贺涵,表现了主人公的成长。《我的前半生》《流金岁月》等电视剧的播出也引发了关于如何界定独立女性的讨论与思考。

《玫瑰的故事》剧情开篇一幕就是黄亦玫哥哥的同事周士辉与相恋7年的

女友芝芝悔婚,只为获得黄亦玫的芳心。面对周士辉的表白与芝芝的责难,黄亦玫直白说明并不喜欢周士辉。面对母亲的迁怒与哥哥的权宜之计,黄亦玫依然坚持自我,并规劝芝芝不要被负心男辜负一辈子……这种不畏世俗眼光、不带丝毫造作的做法,引发了观众热议。

《玫瑰的故事》以黄亦玫跨越二十余年的成长故事和情感历程为主线,围绕其事业、爱情、家庭展开,展现女主角在追求精神自由、人格独立与爱情美满的道路上所发生的故事,



电视剧《玫瑰的故事》剧照

这是一部讲述在不同年龄阶段、不同情感关系中淬炼成长、探寻自我价值的作品。

剧中,庄国栋作为黄亦玫的初恋,因个人原因放弃爱情;方协文与黄亦玫虽步入婚姻,却因价值观差异离婚;傅家明与黄亦玫心灵契合,却因病痛分离;何西则为黄亦玫带来新的情感篇章。这四段感情从花季年华到不惑之年,展示了黄亦玫在不同生命阶段的遭

遇与成长,故事主线聚焦于主角人物展开自我探索的过程,塑造了一个荧屏上不多见的角色。

从自我觉醒到自我探索,不同作品中女性角色的成长与追求,随时代发生着变化。通过荧屏“亦舒女郎”的变迁,可以看到不同时期社会观念的变化,不得不说,这也是一种时代进步的表达与当下都市人群内心追求的写照。

## 资讯

## 《陇上花开》播出

近日,由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广播电视局指导,定西市委宣传部、定西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办公室等单位创制的六集系列广播剧《陇上花开》在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定西人民广播电台同步播出。该剧以定西市精神文明建设实践为题材,用讲故事的形式,全方位、多视角展示当地传统文化、风土人情、美丽山川等自然人文资源,穿插讲述特色产业、生态建设、引洮工程等助推乡村振兴和事关民生福祉的重大工程建设情况,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定西人民在文明实践、移风易俗、志愿服务等方面的生动实践和丰硕成果。

该剧由《刘老家的传家宝》《请叫我文明实践志愿者》《道德的力量》《心中的暖流》等6集组成。

(甘肃省广播电视局宣传管理处供稿)